

可回收废品

+空+著
NEWREIN



可回收废品

Recyclable

When placed into the recycling bin, please place the lid on top.

♣ The voice
♣ Please use proper paper recycling bin.

+空+善
NEWRE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回收废品 / +空+著; NEWREIN绘.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56-5242-3

I. ①可… II. ①空… ②N…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3754号

可回收废品

 **GZTK**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Co., Ltd. Product

著 者 +空+
绘 者 NEWREIN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焯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秦莺飞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242-3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出场人物



白津

擅长在糟糕状况中吐槽的乐观阳光男一只，虽然暂时因为人生的巨大灾难而受到打击，但还是会靠着强大的行动力振作起来的吧！



尼可/Nick

19岁，美国人。因为为谜样原因而选择了结束生命的善良男生。



尘芥/ 业务员先生

充满危险气息的在谋划什么的毒舌叔，有洁癖。貌似在背后捣鼓着什么阴谋……



丁瞳/ Meryl/咩弱

说每句话都会脸红，被白津戏称为咩弱……对男友和挚友发生的事故背后的事一无所知。会不会有知道的一天呢？



楠听

做出轻生行为的神秘少女，却提出了为寻找生存理由而与白津约会的要求。



森山

非常可爱，喜欢穿着带有层层叠叠蕾丝花边的lolita服装。在“回收站”中是白津的辅导员，却常常反被白津照顾。



柳影

和白津有着相似经历，因为重生环境十分恶劣，精神陷入了非常危险的状态——



目录



001 “白泽死了，尼可还算活着吗”篇

If Jin is not alive, how could Nick be?

031 “加油吧少年！

挑战成为史上收到最多便当的男主”篇

Go ahead boy! Be the No.1 Bento Hero

079 “麻烦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看”篇

Could you please take my feeling into consideration?

119 “让我们手拉着手，公平地彼此欺骗”篇

Let's hold hands and equally cheat each other

145 “外貌党的赞美诗与暂时的
Happy Ending”篇

First-sight lovers' chant and the temporary happy ending

179 番外篇 嗓音

The voice

185 番外篇 有害废品清扫人

Land-fill diminisher

193 后记

Postscript



“白津死了，尼可还算活着吗”篇

■ IF JIN IS NOT ALIVE,
HOW COULD NICK BE?



咯嗒咯嗒。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获知关于“自身”的知识。

电脑没有设置密码，着实幸运。不过出于安全需要，他觉得下次还是给它设上的比较好。因为是英文的系统，他看得相当头痛，甚至想要跳进那个盛满阿斯匹林的游泳池里头。

他浏览着网页收藏夹，被标了星号的页面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棒球的，此外还有学校秋季日程表的页面，心理学系的主页，各种慈善社会活动的网站。

是个善良的孩子啊喂，可惜了喏，啧啧。但是转念他又想，呃，与其说是可惜，不如该说“谢天谢地”吧。

他接着打开历史记录，滑动鼠标滚轮迅速扫视下拉菜单，在近末尾处看到一条google搜索记录：“The least painful way to commit suicide”。

“啊哈哈。”

他心情微妙地冲自己笑了声，笑声陌生。但这是必须要习惯起来的事情，他想。他转过头，冲镜子里金发碧眼的自己说了声“yo，帅哥。”——这也是必须要习惯起来的事情，此外那玩意的长度也要习惯起来……咳咳。

他离开书桌在床边俯下身，果然看到有箱子藏在床底——



最传统的工口书堆放地。他将箱子拖出来，在相当容易令他忘记翻找本意的杂志堆里捣鼓了一会儿，他找到了想要找的书——Geo Stone 所著的《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 Methods and Consequences》。厚厚的近500页。人要丧命，方法可谓五花八门。

他环视笼罩自身的房间，不是办公楼而是卧室，理所当然地没有碎纸机。只能找机会出门扔掉了，他想。如此扎眼的玩意儿，尽早处理掉才算是心脏温柔。

他点击电脑的时钟查看，下午二时。哪怕作为年轻人的周日起床时间而言，也不早了。不过他接下来要扮演的是那种角色，因此比起自己出门，还是等人进房间来催他起床比较合适。

反正还有时间，他继续浏览网页，然后注意到一则不甚起眼的新闻——

“加州一高中学生出现怪异行为三日后因不明原因死亡”。

按记者的描述，该高中生似乎在四天前出现举止反常的现象，说话变得不流利，却能将他从未学习过的日语说得极流利。情绪不稳，记忆混乱。昨天，他原因不明地毙命。毫无外伤，查不出病症，就好像“生命”是肠子里那股气体，稍没憋住便从身子里溜达出去混入别人呼吸用的空气中。



“唉唉，这家伙头脑不好使啊。”他关闭浏览器，摇摇头，“给了他真是浪费资源。可怜的家伙。”

哒，哒，哒。

门外响起脚步声。他拍合笔记本电脑钻进被窝，蒙上头在脑内回放来到这房间之前所见的最后一幕，眼泪果然立竿见影地溢出。接着用力揉红眼睛，如此一来，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Nick?”

来者敲门了。他感觉到锁骨左下方的皮肤因为某个器官的加速运动起伏不止。

我叫尼可。他在脑中默念道：从今天起，我的名字叫做尼可。

“尼可？我可进来了！”

开门的声音。他攥着被子的手开始渗汗。被子外头的米国女人开始嘟囔和听力磁带上的英语完全不同的语言，他听不懂，反正口吻像是在抱怨他起得太晚就是了。当初少看点日系动画多看些美剧就好咯，他自嘲地想。一直在英文课上挑战老师善心极限的他觉得学哪门子洋文对于没希望进外企的他而言都是毫无必要的，却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被子被人掀开来。他看到陌生的金发女人（大概是他的母亲）在见到赖床者哭红的眼睛之后从教训懒骨头的表情变成了惊讶的表情，然后又成了女性表达同情时的夸张表情。

接下来这句话因为语速放慢口吻轻柔，他听懂了：“噢亲爱



的，你怎么了？”

他不答话，转过身去——计划：演戏。演一个拒绝说话的悲伤男孩。因为一旦开口吐出他那漏洞百出的“Chinglish”的话，事情可就hellish了。

见儿子别过头，陌生母亲开始边说安慰的话边抚摸他的头。拜托，您儿子都十九岁了好吗，别像安慰婴儿似的。他这么想着，因为不习惯肌肤的触碰而如坐针毡。但是他接着想起一个事实：他再不可能被真正的母亲所触碰了。于是原本用来演戏的眼泪，因为真实的情感而洪水泛滥。

被一路拖去客厅吃早饭的路上，他都以演戏为借口任自己哭着，还吓到了似乎是他妹妹的一个漂亮姑娘。

肚子有24小时份量的饥饿。为了饰演他的悲伤少年，照理说应该只稍微嚼两口以前从未吃过的牛奶冲谷物圈就恋恋不舍地放下勺子。然而事实是，他没能管住自己，抱着必死的决心将眼前的食物一扫而空。

从那天起的一周，尼可没有讲话。在“熟人”面前没有。

“抑郁症发作”的第二天家人上班上学后，“病人”白津戴上直遮到眼睛上方的帽子溜出家门，依照谷歌地图的指示来到地铁红线的车站。上车时本想依照前边的人投入的硬币付款，不幸的是他们使用的都是名为查理的交通卡。声音不够响亮地



问了声价格，司机的回复却让他只听懂了开头的“一刀”，而没听懂小数点后的一大串。何以要用如此繁琐的定价呢？白津在内心摆出一张怨妇脸，摸出两刀的硬币投进钱箱，嘟囔一句“我没有零钱”。站着等下文，没有。司机似乎是没听懂。额头上似乎渗出汗来，白津走过驾驶座往车厢内侧跨出不确定的一步。感觉全车的视线都被穿进缝衣针扎在了他身上，抬起眼睛瞥一秒，却发现根本没人留心自己。乘客们看书、对着窗外发呆、快速按动手机键盘不知是发送讯息还是游戏、按着头戴式耳机里的节奏晃动，或是以最棒的笑容凝视面前的恋人，总之没有人有任何用视线哪怕擦一下某位上车乘客的理由。

白津自裤子口袋摸出打印好的乘车路线图，反复记忆目的站拗口的名字。一边以修炼禅坐的集中力捕捉列车广播里司机仿佛边吃东西边念诵的报站声，一边默数经过的站数。超过电脑估算时间的半小时后，累积满了路线显示的十九站，却没有见到目的地的影子。为防数错继续乘了一站后下车，周围显然不是白津计划要去的商业区。

“你是要去哪里吗？”

白津抬起埋在地图里的脸，看到经过的一个女孩对他微笑地露出白白的牙齿。

“啊，你好……”

这是认识尼可的人吗？白津下意识地将帽子向下扯了扯，



在脑海中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语调，按照尽量接近的口音简短地报出商场名。

“那里离这里好远呢。”女孩解释方位，看来只是单纯帮忙的路人。白津稍微放下心来。既然对方不认识尼可，抖出自家的破损英文大概也不构成威胁，倒不如说他不能放过任何联系讲话的机会。

“可是……”白津决定只要不是中式口音，词汇语法混乱一些也不至于令人产生疑惑，“我，巴士到这里，我谷歌……谷歌地图让我这样走。”白津将打印的路线推向女孩，“我离开从这里，应该到这里。我听不清报站，但是有数站数。我乘了十九站，像这样。”白津用食指在“途经19站”的数字上点两下。

“真的？”女孩皱起眉头，取出手机查阅着什么，然后说了些什么。白津觉得她应该是搜索了公交路线，然后告诉他乘过了站。她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抬高眉毛睁大眼睛喊了声“哦我知道了”。

“什么？”

“你不是这里人吧？”

“呃——”白津觉得答说“是”应该会导致问题，“不是。”

“你是怎么数站数的？”

“我……我就是……数？”

“在车停下来的时候？”



白津眯起眼睛微侧头部，尔后不甚确定地点了三次头。“我猜是的。”

女孩不自觉地跟着他点头，继而展露微笑。“那就对了，车可能没有每站都停。”

“什么？”

“如果没人要求下车，车是不会停的。所以可能它经过了十站却只停了七次。”

白津理解得略微吃力，但他接着想起自己困惑过车上乘客为何去按车厢内壁上的一种黄色的长条，使车头附近发出“叮”的响声。那应该就是下车请求吧。

“所以你现在要乘同路线公交车回反方向，坐到Boylston站。你从哪里来的？”

“呃，我，”白津扫描了一遍女孩的长相，祈祷她如他猜测一般没有德国血统，“我从德国来的。”

“是吗？真棒。”

女孩没有回答诸如我老家也是德国之类的话，令白津松了口气。虽然他明白就算是其他国家的人也听得出，他嘴里那滚来滚去的硬邦邦的玩意儿，并不是德国口音。

在跨越千山万水之后才抵达的商场，白津购买了纠正口音的光碟、辞典，还有墨镜、彩色隐形眼镜、假发以及与尼可衣柜里的服饰风格差距尽可能远的三套衣物配饰。次日起凡有机



会白津便会溜出家门与人对话，乔装则是为撞见尼可的熟人做的准备。幸运的是尼可的电脑设置的是自动记忆所有密码，白津便将facebook上他所有朋友的名字与照片背了下来。然而照片与真人总有微妙的差别，加之身为亚洲人的白津基本患有高加索人脸盲症，所以改变外形是必要的。

白津挑选对话对象的原则是多样化的。从附近公园的长凳开始，在能够与悠闲晒太阳的慢语速者进行对话后，又尝试了离家两条街外的酒吧。可惜那里音乐声太大，交谈难度系数尚且远高于白津修炼的级数。白津于是改去咖啡厅与人交谈，然而独自享用美食的通常是上了年纪的人，难以达到多样性的标准。要说酒吧以外的地方哪里有最多的年轻人，应该就是校园了吧。尼可的学校显然需要避开，白津又只知道哈佛与MIT，便去了这两间学校闲逛，不久就养成在肯尼迪学院的交谈区与人说话的习惯。随着口语的逐渐进步，他与依照外貌推测的来自世界各处的人闲聊，一边尝试区分不同口音，一边将话题引导到能带给他实用信息的方向，诸如应付课业的方法或是同龄年轻人通常了解的话题。

正如日文里“学习”一词写作“勉强”，白津时不时要跑到数条街外，在没有人住的荒废小屋里喊一些为了青少年读者的健康成长而不适合在此写出来的字眼儿。当然，只讲英文的规矩是不能坏的。都说人们学第二语言最先学会的是脏话，他



就是个例证。

整个学生生涯里，哪怕是面对高考时，他都没有如此努力地练习英语。装抑郁病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母亲（现在他知道了她的名字是雪莉）已经开始要求他去接受心理治疗。啧啧，心理治疗！那是他最需要避免的状况啊。心理治疗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躺平了叽里呱啦讲个不停么？要不是没法开口讲话，他也不用装哪门子忧郁少年啦——虽然现在确实是挺忧郁的了。

不，不是忧郁。

远远超过那种听上去黏糊糊的形容词，他所经历的感情更像是尖锐的沉重的金属块被从高空抛下，以可怖的速度撞碎大地。

而大地也确实碎了。那天他抱着和天气一样晴朗的心情出发，开始准备许久的旅行，并最终在期待许久的目的地因为地震丧生。

他死了。

他的名字叫做白津。白津死了。现在，他是尼可。抵触新的名字，原本忘记旧名的决心也就产生了动摇。

“算了，就把名字留给自己吧。”他摇摇头，自言自语。

白津以前英文成绩不好，纯粹是不用功。



“其实老子是天才啊！”在因为闲聊而认识的朋友达到了五人的那天，他咧嘴对镜子里的家伙竖起大拇指。尼可重新开口是有希望的，虽然那一天可能还比较远。但这没关系。假设他闭嘴足够久，那么重新开口时哪怕说得不及以前的尼可流利，人们也会将该情况作为长期失语的后遗症来接受。

每天他都将时间消耗在学习上。学习语言，学习尼可的过去，调查他的习惯，阅读与他的爱好相关的文献。研究他的高中课本。就算尼可要产生人格的转换，也必须按部就班地慢慢来。不能被人觉察出纰漏，否则便是死路一条。

“哈，以前老师说‘投入了就会有兴趣’时纯粹觉得是扯淡，其实挺有道理的啊。”他的自言自语也是越来越频繁，“怎么着，其实学习成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不也是相当有意思吗，要同时做历史研究、行为研究，既是探员又是演员，怎么看都是天才如我才能胜任的活计啊。”

白津是清醒的。他将所有时间耗在学习上，扼杀一切的空闲。空闲对当前的他而言太危险。稍有缝隙，可怖的回忆便会乘虚而入，他必须阻止自己思考。一旦有阴霾的念头在脑中闪过，他就咧开嘴笑，像以前逗朋友一样逗自己。在尼可的心理学课本里他有读到：因为大脑将微笑这一行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所以哪怕只是先拉扯脸部肌肉到微笑的位置，也会导致情绪向正面转换。

